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二百

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一送

宋 文帝十一

道鑑綱目中宋元嘉元年魏延和元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太子劉友直書法保世實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然則前身為保太后則斥書去此則曷為不言既於其事端足矣於已魏主濟善常以為皇太后不言主義同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魏既殺赫連定因遣吐谷渾王慕噴官爵慕噴上表曰臣得捨借進獻使上府爵秩雖崇而上不增廩車換既歸而財不用賞願垂鑒察魏上下其議公卿以為慕噴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食米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噴貢使二魏者稍簡魏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非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啟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改名以為萬年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教有恩致而輕半福臨好折辱人拜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一

所之神賜錢百萬米千斛宋遣使如魏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吐谷渾告捷于宋秋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賈謙別駕張熙舉欽與利陽攻害民商賈失業于嗟滿路流民許得之變姓石稱司馬飛龍自云昔室迫魏性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氏之怨皆飛龍以兵使使擾益州飛龍得合蜀人得十餘人攻殺已與今遂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新之通濟欽以事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顯固執不與氏奴等與蜀人趙廣謀扇縣人許言司馬殺下捕在陽泉山中泉向廣漢參軍程辰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上滄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也數日又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京謂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出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通助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至十萬餘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散去道濟遣參軍裴方明任汝之出戰皆敗遂魏主攻燕圍和龍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兵民二萬穿圍壁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光州

固帶方。建德其陽郡皆拔。九月魏主引兵西還。使營兵成周。遼東樂浪帶
方。五萬。六郡民三萬。聚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已為
附庸。燕王曰。負登車前。歸志已深。歸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之。魏主之圍
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若棄中鎮。將未脩之。與南人襲殺魏
兵。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米脩之逃
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遼東。拜黃
門侍郎。冬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
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人然崇使鎮肥
如。崇弟弟胡。避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上復受譖。吾兄弟無日矣。乃相與
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使魏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
羽。圍遼西。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裴方明擊程道養。破之。賊
楊孟于也。城南。參軍梁島之說。輸逃見道濟。殺為主簿。免期討賊。趙廣知
其謀。孟于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廣遣弟及奴
攻晉原破之。仲興孟于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
收衆還廣漢。趙廣還洛城。道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執。單馬
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六

大丈夫。小敗何苦。賊既既衰。壹兵去焉。但今卿還。何憂於賊。即滅左右以
配之。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到。燔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
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島之說。道濟遣
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瘳。聽歸休息。給使既出。城中
乃安。應募者日有十餘人。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魏手順復奉使至涼。涼王
蒙遜延入庭中。箕坐。聽之。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吏無禮。乃
至於此。今不憂復亡。而殺陵侮天地。鬼魂遊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
使進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語。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夫臣禮下拜。豈受。今王
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語。而遂自僭。此豈社稷
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左。踰三
十年。經涉艱難。紅旗機變。集氣奮。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
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興。教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
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
敦煌太守收。魏主曰。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
臨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七六

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前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老治疾。且有祕術。家
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傲之。家遂留不遣而殺之。魏主
由是怒涼家。遂徙其家。下苦之。

王幼學集覽。僑舊。僑寄居民。舊土著民。攻羌。郡。胡國。郡。帶方。郡。建德。郡。
冀陽。郡。附庸。注。見漢。杜。帝。元。嘉。元。年。負。覺。獨。言。負。罪。也。豈。與。蒙。道。肥。如。
地理志。遼。西。有。肥。如。縣。屬。幽。州。板。為。主。簿。板。木。簡。也。晉。法。召。王。公。以。一。
尺。秦。王。公。以。下。用。一。尺。板。夜。越。而。上。二。升。城。也。左。傳。僖。三。十。年。項。之。武。
夜。越。而。出。注。龍。文。偽。反。縣。城。而。下。也。莫。坐。注。見。漢。高。帝。七。年。吳。璜。隱。几。
隱。士。聲。凭。也。依。也。几。案。屬。周。禮。既。氏。圖。几。長。五。尺。高。廣。各。二。尺。兩。端。素。
中。夾。黑。漆。馬。駟。謂。長。三。尺。無。兩。端。亦。中。夾。黑。漆。之。義。鄭。玄。云。几。者。所。以。
安。身。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起。動。之。狀。禮。軍。相。違。見。天。子。卿。生。為。
起。在。與。為。下。所。以。體。貌。大。臣。也。又。漢。書。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故。
容。式。車。師。古。曰。為。之。塚。動。也。九。合。諸。侯。用。空。棗。微。唯。相。公。能。定。其。德。故。
諸。侯。賓。會。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乘。德。曰。左。傳。兵。車。之。會。三。謂。莊。十。
三。年。會。北。杏。平。宋。龍。休。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國。新。城。是。也。乘。車。
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傳。五。年。會。首。

水樂集卷一百三十六

去。八年。盟。于。泚。九。年。會。葵。丘。是。也。楚。辭。天。問。屬。齊。桓。九。合。卒。然。身。終。傳。
應。辨。證。曰。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觸。師。之。言。王。作。糾。字。糾。今。案。
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
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辨。且。鑿。說。也。然。此。辨。
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賜。胙。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命。無。拜。
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假。寒。假。息。寒。假。也。假。寒。猶。言。驕。傲。不。復。年。謂。
不。再。有。一。年。之。壽。也。墨。無。讖。墨。姓。也。名。無。讖。

西。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健。永。和。九。年。春。正。月。魏。以。
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大。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善。德。將。軍。崔。暹。張。黎。
為。之。副。範。謙。恭。寬。惠。微。格。教。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考。輕。徭。薄。賦。關。中。
遂。安。二。月。以。馮。崇。為。遼。西。王。魏。以。陸。侯。為。散。騎。常。侍。初。侯。常。為。懷。麓。鎮。
大。將。未。暮。歲。高。車。諸。莫。帝。詔。侯。嚴。志。無。息。復。請。前。鎮。將。孤。孫。魏。主。徵。侯。還。
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
年。諸。莫。帝。果。叛。即。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
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帝。惡。臣。所。為。
故。臣。無。息。稱。獨。之。美。臣。以。罪。去。孤。復。還。鎮。悅。其。稱。譽。益。收。石。聲。專。用。寬。恕。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二七六

待之。無禮之令易生驕慢。不過恭平。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來心怨對。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想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為散騎常侍。宋荆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劉道濟平。梁高之。宋方明詐為道濟救命。以谷益魏。魏其母妻亦不知也。方明出擊賊大敗之。賊退保廣漢。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已宋太守周籍之。將二十人救成都。趙廣等自廣漢王郡。遣營百數。藉之與方明等合攻先之。遣擊廣漢。廣等走。道濟。義慶。道規之子也。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捷立。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蒙捷幼弱。而其兄牧捷。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為世子。蒙遜卒。牧捷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捷立。皆驗。朕先涼州。亦不違矣。遣魏安西將軍。龍侍捕房。攻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捷河西王。牧捷尊牧捷劉炳為國師。魏拜之。命官屬以下。皆面受命。五月。林邑遣使入貢于宋。宋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魏人攻燕。秋九月。宋以甄滂崇為益州刺史。滂崇。王成都。收賈謙誅之。趙道恭逃之。郡山。神出而冠。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川。據之。宋主問梁奉朝。甄滂護刑政不治。夫凶危之和。乃自使中起。蕭思話使代之。冬。五。楊難當舉兵襲滂。滂走。秦城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顛亦其有異志。靈運詣謁。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故。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馳。連計擒之。廷尉論正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言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徒兒。欲於三江口。聚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持刀欲逃。多所陵忽。故及於禍。尹起莘。發明。靈運。謝齊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以不為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與兵逃。其志。指何為哉。言曰。宋謝靈運。則靈運國家之臣也。曰。有罪曰誅。靈運雖欲自。其情尚可得乎。劉友益書法。靈運之罪。薄昭之比也。書誅罪矣。

永樂大典卷萬字二百七十六

四

王幼學集覽。郡山。在廣漢郡。郡山。屬益州。郡山。或音十。私天。自徒中起。蕭思話。先為青州刺史。前平固。秦城。走。生。繫。尚。方。徒。作。今。就。使。中。微。起。而用之。洋川。今洋州。是在興元。路。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還。漢。中。郡。西。御。縣。人。東北。流。入。漢。漢。或。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未。誕。主。之。休。祥。韓。亡。子。房。奮。張。良。子。子。房。韓。人。也。秦。滅。韓。良。欲。報。仇。乃。佐。漢。滅。秦。秦。帝。魯。連。馳。魯。仲。連。魯。人。也。周。魏。使。新。垣。衍。勸。趙。尊。秦。為。帝。連。於是。見。新。垣。衍。曰。彼。秦。者。亦。禮。義。而。上。首。功。之。國。彼。即。韓。然。為。帝。則。連。

始東海而死耳。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秦宗秦梁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難當以克漢中，晉使於魏。蕭思話王襄陽，遣蕭承之為前驅，承之遂道收兵，遣徐道潛、楊難當、黃探、漢中引兵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瑒攻鐵城，氏復之。后川王義慶遣將軍裴方明助承之，復黃金山。溫、秦州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遂破之。魏及柔然和親，魏亦以河海公上表柔然，款邊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顯川王提送之。宋復取漢中，楊難當遣其子和持兵與蕭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持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魏兵場，弓矢無所復施，氏志不降。甲子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犬斧釋之。一稍輟，貫數人，氏不能當。走據大柘，閱月，承之遣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地。置氏於葭胡水，蕭思話復鎮南郡。魏派護生賜死，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燕王弘稱藩于魏，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李女充後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考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在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涼遣使奉表于宋。三月，魏人伐燕，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涇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二百六

五

晉擒，何則？魏弱之，魏莫也。今吾弱於兵勇，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至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杜後備，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木，釋使氏而還。劉宋與書法，魏如燕書攻，但辭也。此其書代何。燕魏諸兵，朔月一字之權衡如此哉。秋，魏主擊山胡克之。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僅為裝所擒，內入行裝陳寔，以身行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處，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斬白龍，屠其城。

王切學集覽：短兵接，司絕楚辭九歌國殤篇，車錯殺兮，短兵接。時應集註云：短兵，刀劍也。古式車相迫，輪較相錯，長兵不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刀夫圍，足牙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衝短，短以救長，屏甲，屏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操其戈兮，被犀甲，時應集註云：犀甲，以犀皮為鉅也。禮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它，湯何反。陽平王名，內入行裝，甲名也。

北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燕王弘稱藩于宋，燕王魏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原稱藩奉貢。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涼有

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服書曰涼王三十年七月涼王收據以問秦常張傾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華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若七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若怨七年將有大變收據不悅劉友益書法書神何者涼王之徵也終綱日書神二天寶四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人也景仁實非之湛以景仁位過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人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日主時司徒義原專秉朝權湛等為其上佐遂安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原毀景仁而宋主過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使啜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議陰遣人殺之宋主傲聞之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原條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慶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計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常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委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春後傳其孫賜爵郡公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龜茲疏勒焉耆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桑持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土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使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宜拜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救速可計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救速救速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六月高麗王遣使入貢于魏宋大水穀酒禁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較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較而不足祭祝請擇禁止飲之秋七月魏伐燕魏樂平王丕等伐燕王和龍燕王以十酒獨軍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楊岫復勸燕王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來依高麗以圖復舉岫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岫遂陽伊請迎於高麗宋禁擅鑄像造寺者并陽尹蕭奉之上言佛入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十數材竹銅鐵糜項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連不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刊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劉友益書法楚樓者耳何以書于知節也終綱日書築檀立寺三是年戊午東魏已於石骨

王幼學集覽號之將古神降于草。左傳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草。號公使
祀應宗區史葛季為神賜之上田。史異曰。統其古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為晉所滅也。杜預曰。號。周封號仲之地。草
疏。燕反。號地各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正義曰
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號國。即晉獻公所滅者也。洛州汜水縣
乃古東統叔之國。括地志云。馮翊郡。即陽縣。南有古草國。龜茲注見漢
元武建武二十二年。疏勒。注見漢武元鼎二年。烏孫。注同上。元狩元
年。悅般。西域國在烏孫西北。古平城萬餘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
也。性好清潔。俗皆翦髮齊眉。以解黠塗之。且是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
飲食。穀薄官反。又傳于反。案釋典。般音鉢。指槃隨。西域國在葱嶺之東。
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宋楊守文作馮。鄭善。注見漢武元鼎二年。烏
耆。音煙。夫西域國名。車師。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粟特。古春蔡國也。一
石溫般沙。居大澤中。在康居西北。和龍。注見晉帝年太初四年。嶧。有十
反。

西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先是燕亡。元三年。春三月。宋殺其司空
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雖經百戰。請于又有才。春。劉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七

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原。以為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
復可制。會宋主疾甚。義原請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難。
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聞。將還未發。會宋主
疾動。義原矯詔道濟入。祖暹目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
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連之。二人皆
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帽投地曰。
乃疎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其子草不足復憚。尹起草發
明。猛獸在山。聚者為之不來。瓜牙之去。國之所恃以為重。鄰敵所望而憚
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
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死非其罪。故書國書。而不去其官。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難當稱王。攻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
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魏伐燕。娥清古獨攻
白狼城。元之。高麗遣將眾數萬。隨陽伊迎燕王。燕尚言今郭生。因民之憚
違。開城門納魏兵。魏人殺之不入。主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
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仲龍城先少來使。方執而進。前後
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獨部將高弓子。仲騎欲追之。細解拔刀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七六

止之。故然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極車微躬。又欲清王平賊。皆然為門卒遣
 封發使高麗。今送燕王不從。魏主欲擊之。將發。聞右騎卒劉景曰。秦隴新
 民。且當優復。俟其就實。然後用之。樂平王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葺。以
 望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邦。
 魏之。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邦。至是魏主遣樂平王討之。先
 遣番招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請持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後必為亂。大衆
 遂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石符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
 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必遠至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
 秦隴。遂安。冬。魏置野馬苑。魏主如相陽。驅野馬於雲中。置此。宋鑄渾儀。
 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如米。不似七曜。是歲。詔大史令錢樂之更
 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劉友益書法。渾儀
 必書。重象器也。是故宋鑄渾儀則書。唐造渾儀則書。貞觀七。造黃
 道遊儀。則書。開元九。水運渾儀。天或則書。開元十三。書渾儀。始此終。綱
 目。書渾儀。四書儀。一。嗣聖三。柔然魏魏和親。寇其邊。

永樂大典卷二二二七六

空陳。病今既瘳。其間有空陳。故云。見君息音也。優優。優。寬。貌也。復芳
 日反。謂不任賦也。相陽。漢地志。五原郡有相陽縣。地志云。相陽屬勝
 州。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輿地記云。相陽城在今靈州。賈憲出。魏廢塞
 鄯陽。出相陽。遂至燕然山。此是渾儀。注見梁孝九年。承聖三年。

丁未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春二月。魏以南安王渾。為鎮東大將軍。鎮
 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
 告守令不如潘者。於是奏請專求拔軍之。悉遣曹在。俟。擢於閭里。而長吏
 咸降心待之。貪。服。如。故。戶。起。革。務。明。守。令。評。所。之。官。而。使。吏。民。告。其。罪
 可乎。若曰。患其貪。則擇清介備良者用之。足矣。何至使下人持其上哉。
 據事直書。失自見矣。劉友益書法。於是詔吏民得告守令罪。直書詔吏
 民告守令罪何。病魏也。是詔一行。難乎為上矣。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
 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
 破落那者。古二周。皆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若宜。遣。撫。之。
 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
 貢不絕。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
 捷。遣宋孫。謝且問其母。及主。公。所。且。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

齊。收提寺。置攝河西國太府。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上
侯之。初收提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上書。李氏與其母。李氏還居酒泉
頃之。李氏卒。李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上遣李順微涼
世子封壇人侍。收提奉詔亦遣使如京。獻雜書并米書數十種。宋皆與之。
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位年言收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遣
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對曰。臣請昔所言。今雖不謀。然國家大事
屢切。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王幼學集覽破洛那。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者音。西域國名。古康居國
也。在破洛那西北。遣導譯。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劉昫益書法。廢佛教之漸也。後六年而有私
養沙門之禁矣。終綱目書沙汰僧尼三。是平唐武德元。開元。高麗故
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建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夏通野
次。士馬勞乎。弘怒。於柵制護之高麗。處之平耶。高麗使北堂弘素侮高麗政
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志高麗遣使
求迎于宋。宋上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秋七月魏伐柔
然。不見虜而還。時漢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朔日食。宋立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三百六

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傲為教。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龍山。使聚徒教授。宋主種
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今何承天立文學。司徒參軍
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魏。幸次宗學館。每次宗以中樞侍
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大
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
二道。安有四學哉。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濶而不峻。容物而不
地。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恭為斷。吏不苟見。民有所依。三十年間。四
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賦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社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
者。皆稱元嘉焉。劉昫益書法。書立四學何。職也。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又
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士何為者。而可與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
美也。惟靈帝馮都門學。劉永學校。與宋四學為攸辭。

王幼學集覽龍城王馮君。燕王姓馮氏。即于龍城。收提龍城王。龍城注
見晉中書太和四年。和龍野次。左傳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

為次。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又在江州德化縣南。周武王時有正
体兄弟七人。皆有通術。歸廬此山中。後仙出廬在。故名廬山。白樂天
堂記。廬山奇秀甲天下。隸龍山。寰宇記云。在建康城西北九里。宋文帝
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於負武湖。北山臨湖上。率更令。東官官名。備泰
之中更左更也。率更亦有令丞。又有太子率更。率所類反。史。工制反。師
古曰。字引漏刻。故曰率更也。見漢書。中禱。中首服也。禱。古候反。單衣也。
書單衣。即中單也。實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

已。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春二月。宋以衡陽王
義季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
老父曰。盤于遊吟。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農夫其時。奈何以從
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而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
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不
去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
姑臧潰。涼王牧捷降。北涼王牧捷。通於其嫂李氏。李氏奉魏公。魏主遣
醫來傳救之。得愈。魏主做李氏牧捷不遣使居酒泉。魏使至自西域。至
武威。牧捷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永蠕蠕可汗。去歲天子。自來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三

十

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宜言於國。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質
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亦言牧捷雖外脩臣禮。內實奉侍。魏主欲討之。以
問崔浩。浩曰。牧捷逆心已露。不可誅。官軍往平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
不滿八千。而遠方乘虛。遂謂乘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
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莫
斤等皆曰。牧捷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
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自壽。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
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一
次。涼武宣王勳與遊宴。特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賈納於順。順
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
皆枯石。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
以溉灌。彼聞軍至。火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
曰。史稱涼州之富。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當何以蕃。又漢人終不謂無水草
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得僅能飲。度何待通渠溉灌乎。此言大
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自
不見。便可欺邪。魏主聽之。乃出見。斤等辭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

唯而已。庫臣既出，將軍伊敏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誘奔補太子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穆、穆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未然。命公卿為書，讓牧護，數其十二罪。曰：若魏時，野馬安贊逃迎，請拜馬首，上東也。六軍既臨，而轉與魏。其次也。若守遼東，城不特悅，悟身死，獲城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藏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獲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護求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藏，遣使諭牧護出降。牧護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牧護上得專攻姑藏，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藏水草豐饒，由是恨手。順謂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謂報之曰：姑藏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藏城潰，牧護帥其文武五十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亮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人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藏，謂群

水樂大典卷一萬字二百六

臣曰：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敏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故善射，能變十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劉及益書法，秦如常書攻，此其書法何。涼文魏奇也。綱目之筆削嚴矣。柔然寇魏，不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數之曰：其提與牧護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日軍。即發兵詣漢南，分伏要害，以待虜馬。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寄信上策，以為柔然必不來為之備，而柔然敢違可計。果末慮而入寇，留其見乞列歸，與穆收相非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版，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實太厚不聽而止。乃遣軍非之於吐頰，會穆收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禽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牧護聞之道去，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使沮渠牧健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魏張掖王亮髮保周據郡叛。十二月，宋太子劬冠，劫美請肩，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官置兵與羽林等。尹起草發明，劬生，劬立，劬冠皆書于冊，異於它國，益謹之也。元來官置兵與羽林等，亦階亂之卒，豈得不志之乎。劉及益書法，太子元，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劬元忌也。其生，其立，其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二七六

冠綱目皆謹言之。終綱目書太子冠。是年唐貞觀五年。魏主遷平城。魏主猶以妹婿侍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來。魏主猶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闕紇張湛。劉弼。索敞。陰興。宋欽。趙柔。程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性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注名借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士可魁足而待也。遂遷魏主。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向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蕭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屠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撰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九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紫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在尾箕。辰沒於中角。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撰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讖言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三百六

事。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考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矣。何遠問此。魏除田禁。魏主問高允。為政何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封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王幼學集覽 衡陽。東衡陽國。齊為郡。郡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陽。今衡州有衡山縣。在湖南。被苦而耕。被音據。音據。詩康反。阮文基也。白茅也。蓋音。左傳。子祖吾離被苦。杜預曰。蓋音之別名。爾雅。白茅。言無說。表。可衣所被服者。苦。蓋也。伊馘。姓名。馘。音蒲。撥反。委贄。贄與摯通。記曰。禮。篇。童子委摯而退。注。摯之言主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又執贄。注。凡音。惠帝元康九年。具提。執連。可計名。涼州自張氏以來。晉惠時。張軌據有涼州。其後張寔。張彪。張重華。張暉。張祚。張玄。張祚。張天錫。凡九主。國號涼。至孝武時。秦王苻堅滅之。以梁熙為刺史。後呂元微然而代之。呂。呂。呂。呂。隆。凡四主。安帝時。後秦王姚興徵龍為散騎常侍。以王常代之。秦復以南涼王秃髮傉檀代之。為西秦王熾。勢所感。使

北涼王沮渠蒙遜稱藩。改命為涼州刺史。蒙遜卒。子牧健。至是魏滅之。日月薄蝕。孟原曰。日月無光曰薄。宗后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缺為蝕。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東井經星在秦分。天官書注。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元平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改五星從而聚也。劉貢父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

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涼之亡也。牧健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而拔之。劉昉益書法。蒙遜之滅西涼也。款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郡。綱目書曰。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諱辭也。無諱亦牧健弟也。涼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而拔之。則為書魏酒泉。且斥以寇。沮渠再世魏爵。既被伐而降矣。涼之故土。皆魏土也。於是出而稱地。非寇何哉。綱目之于奪也。嘗為其中石分也。嚴矣。故前年於分注書涼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改元永建。次年分注書西涼亡。今年書寇至。受宋爵王河西。則綱目以前年之無諱為夏四月朔日食。六月

水樂大典卷之三十三

魏大赦。改元。取寇謀之神書之言也。劉昉益書法。改元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諷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謀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諷之。是改漢好言者之諷。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魏惑諫之之說。而改元。貞君則書改元。隋信表克之誣。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皆諷之也。秋七月。魏討禿髮保周殺之。沮渠無諱降。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上疏疾指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親嘗不遲或違夕不寐。性好史職。群制精真。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王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傾遠近。朝野相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欲私。王味之屬。竟何所堪。士取富貴。後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府。府僚無施及。許肯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為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段景仁有隙。欲併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威。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指前代故事。叙致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出。比入。吾亦視日早晚。昔其不去。殺景仁。客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上疏。劉斌。文。孔胤秀等。皆以頌語有寵。宋主嘗疾。為使義康具願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漢。及景仁。漢曰。天下艱難。詎足切主所仰。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有。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必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者。有不與之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權之。勢。分矣。既而。漢。遣。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自。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排。遣。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漢。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殺。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家。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告。之。影。迹。周。密。莫。不。有。窺。其。際。者。收。漢。之。見。景。仁。使。拂。拭。衣。冠。在。右。其。燒。其。意。至。夜。聞。房。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世。一。皆。委。之。初。檀。道。濟。為。兵。興。沈。慶。之。忠。謹。燒。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所。在。省。歲。久。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漢。之。名。宋。主。召。之。慶。之。成。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虎。牢。喚。隊。去。不。容。緩。服。乃。還。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

之。與義康无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州代殺。有納布衫襖。咸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遂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存。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事求親暱。唯上薄江漢。早能自疎。宋主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漢。漢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漢作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奉辭下濟。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兵興。太守謝遂。果佐義康。孰有規無。早耳。至是義康歎曰。昔謝遂唯勸吾還。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遂死。其欺也宜哉。宋主亦曰。謝遂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肅斌為義康諮議。宋主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肅本優厚。信賜相保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驩。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成基。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七六

奈何一旦驟削。遠送南裔。為一表康平窮命意。卷意于商。臣雖傲賤。為陛下羞之。陛下使知息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早還。兄弟備和。若日輯睦。則四海之望。多言之路絕矣。永泰賜死。榮于野曰。夫在上為善。為雲行雨施。為物愛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為物所驚駭。雖弗知見。豈幾一人。到一口。所能彌滅哉。是皆不勝其意。而有損於疾疹也。以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機。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某葉。罕聞直諫。至晉陵之氣。淫恠前古。神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操臣。扶直斃於哲后。宋之鼎鏡。吁可畏哉。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魏人伐酒泉。克之。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遠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謀西度。流沙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寇宋邊。謀據蜀土。遣其將符冲出其東。宋梁泰則文劉貞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一月。宋遣龍驤將軍葉方明等討之。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王幼學集覽。誰易由言。易。難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難易於上言也。詩小舟篇。君子無易由言。

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子真若三千。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魏冠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若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湯。開古以來。未之有也。

永樂大典卷二二二七六

應登受符籙。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豫之又春作靜輪宮。為今其高。不聞難矣。欲以上樓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見諫。曰。天人道殊。平高必危。不可相侵。理在必然。今托府庫。度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尹起羊發明。謂曰。書蕭宗王曹。指孔子宅者。受文也。義。不徇流俗。以示尊師重道也。書魏主詣道壇受符籙者。同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崇尚異端也。且夫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姑見于此。魏主受祭受之。自正神物復光。而乃其身不保。然則果何益哉。彼之欲尊奉道錄者。可以觀矣。劉反益書法。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指尊師也。此道理也。不言指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辭。書受籙始此。終稱日人主書受籙云。是年會昌元武宗會昌六宣宗。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四月。沮渠無諱。將為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鄯善王比龍。將其族與且末。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人入據敦煌。修城府。安集牧民。而奉表于魏。沮渠收徒之亡也。涼州人胡亥。據高昌。唐突焉。然所迫。排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突死弟和叔徐。乘舟車師前部。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詣師於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策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州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叔祖守蘭亭。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
 弘祖。和逆走。難當奔上邳。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還康新之。仇池平。
 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士俊。守仇池。魏人迎難當
 詣平城。真道。方明。竟。生。匿。金。寶。善。馬。下。獄。死。劉。友。益。言。法。言。討。而。終。罪
 救者也。七月晦日食。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唐
 契之攻蘭夷也。夷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
 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契門門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契奔
 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客
 十一月。宋脩孔子廟。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蓋側五戶課使。以供
 酒神。劉。友。益。言。法。自。晉。言。李。遵。請。脩。孔。子。廟。不。終。至。是。人。五。十。年。矣。始
 書宋所為之也。亦傷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太元十七。魏以李寶
 為敦煌公。宋雍州蠻反。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重
 贖。由是民間有象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河為村。落。戶口殷
 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河。口。未幾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濟之討之。不利。詔
 遣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順差次群
 臣。賜以爵位。順受賄而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而欺誣國賜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王幼學集覽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為號。在新晉國西北。有流
 沙數百里。且子既反。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都交
 河城。在新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
 高昌。武興。今乃州古武興郡也。本漢沮渠地。西魏置興州。宋改乃州。
 在隴西。下辯。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白水。綱案如淳曰。白水地名。
 晉灼曰。今虜魏縣也。案應曰。白水水石。出武都。經隴西。西縣東南。案武
 都今階州是。姓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西水縣西南。曾徑孫山下。蘇
 頌經曰。胡晉將濟於水。睡庵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草
 城名。今華昌路。蘭州是在隴西。蘇頌經曰。步余馬於蘭亭。注澤曲曰。草
 其中。有蘭。故名蘭亭。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保庇沮渠氏。先乎
 順使涼。案涼王金。古涼無水草。不可代。故云保庇。

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魏軍進至下
 辯。宋將軍檀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眾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
 娥走。烏洛侯國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苑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
 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

劉視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十餘里。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開險叛魏。齊誘保宗殺之。其屬符建任。隨。遂來。兵立文德為王。棟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蜀道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來為難。不若煉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為鎮西大將軍。武都王也。敗蘆城。武都陰平。以多歸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魏主如漢南。拾糧重。以程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澤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是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連連擊之。尚書劉粲曰。賊營虛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是日。塵或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意擊柔然。連去。連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至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是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程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去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乃散走。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宋將軍道盛。與楊文德合眾。攻魏濁水戍。魏史豹子等殺之。連盛敗死。十二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是總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所拜。隨時朝宴。論道陳謀。不宜復煩以劇職。史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王幼學集覽。豫姓也。音其兩反。後蘆城。後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子真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魏太子是總百揆。魏太子是。始總百揆。以中書監。誘奪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志。真。實。嘗以上谷花園太廣。乞減太平。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固。基。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復陳聞。忽起。捧樹頭。敲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先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後。寒風而暴之。瑞見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身為之。勿顧慮也。見謀民稼穡。使無斗者。借人牛。而為之。甚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共七畝。大畧以是為半。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築飲酒遊戲。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七六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二七六

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諱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望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俸者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任職有一事。成之者。連代之。職必歸於吾矣。義宜主鎮。勤自課厲。事亦條理。宋主錢義季于武帳內。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所不至。皆有紅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饒。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前偷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修典於有餘。偷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違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矧此訓也。難其志操。不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於九服矣。而崇樹權操。迭陳方獄。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平肆民上。非善誨也。采然教連可。汗死。于處羅可。汗吐賀真立。燉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王幼學集覽公專。注見漢文帝三年。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乾卦九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見王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德。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于夏傳云。亢。極也。廣雅云。高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

永樂大典卷之二三百七十六

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補助之也。又附錄曰。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充滿為戒。筆寫案本傳。初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曰鵠。言其有輔佐才也。後太武帝怒焉曰。夫頭奴。以鵠頭矣。或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師護在西。師護。衡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州刺史。故云在西。通懷期物。通懷。開心見誠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覩。程子傳曰。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存。又以中星檢之。知光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後上三日。王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曰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術。猶古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博。得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鐘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運得黃鐘。十二族皆聲韻無失。劉反丘書法。日食言朔。記曆未有言朔者。此其言朔何。始正朔也。於是河水天以前曆。今朔。月食不在朔望。更撰新曆。皆取贏縮。定其少。餘以正之。詔以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日書曆之變十有九。其言朔者一而已。詳漢太初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宋主統經略關河。故以收鎮襄陽。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北凉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魏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問斷絕通使。者任春。魏抄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秋七月宋討群蠻平之。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集得六七百人。逃擊破之。遂平群蠻。獲十萬餘口。鄯善降魏。西域復通。八月魏使雜民於北邊。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屯戍。以須使命。使種雜民五十餘家於北邊。今就書殺。以餌柔然。魏伐吐谷渾。慕容延亮據于闐。魏軍至罕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魏民間訛言。魏有兵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台城。諸種胡響應之。有衆十餘萬。奉辟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統討之。殺死。吳最忿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其自號天台王。置百官。冬十一月魏人侵宋。魏徙六州統騎二萬。分為二道。據津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內。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照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情憤不得志。父照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封城王。義康。故解得免。及義康遭豫章。照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委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以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照先見曄。照先家鏡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曄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照先乃從容說曄。欲家主。立義康。曄愕然。照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誰天側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去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照先曰。人有過於此者。為則未敢道。言曄曰。何謂也。照先曰。丈人奕葉清遠。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夫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照先以此激之。曄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鈞又娶其女。弟揚尹儵。曄之。又尼潘靜皆長康黨。其與照先往來。潘靜妹夫許暉領隊在臺許為

宋集卷之萬二千二百六

三

高。奉辟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統討之。殺死。吳最忿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其自號天台王。置百官。冬十一月魏人侵宋。魏徙六州統騎二萬。分為二道。據津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內。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照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情憤不得志。父照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封城王。義康。故解得免。及義康遭豫章。照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委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以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照先見曄。照先家鏡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曄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照先乃從容說曄。欲家主。立義康。曄愕然。照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誰天側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去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照先曰。人有過於此者。為則未敢道。言曄曰。何謂也。照先曰。丈人奕葉清遠。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夫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照先以此激之。曄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鈞又娶其女。弟揚尹儵。曄之。又尼潘靜皆長康黨。其與照先往來。潘靜妹夫許暉領隊在臺許為

內應。然先以賤言與義康。陳說國讖於是容相尋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苻與北輝禍流儲宰。湛之暉等投命昏戈。斬伯苻首。今遣將軍斌質奉重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許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然或恨同也。暉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暉扣刀目暉。暉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然先望風吐欬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日以御之才而澤於集書省。理庶有異志也。然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成宋主以骨肉之禍。暉在獄為詩曰。却無絳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暉綜然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暉母至市。涕泣責暉。暉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暉。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暉杖決而止。謝約不預送。謀見綜與然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收積暉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卑陋。唯有一厨盛雜新。弟子冬無被。奴父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弘仁死蔚室。皆但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果業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所請。皆能翻為士身之具矣。尸起革發明。暉本無異謀。特為然先輩所誘。然綱目止書暉。而不及餘人。何也。然先小人。使不得志。故為非望僥倖之圖。初

無足道。暉身居要職。交知世上。乃惑於邪說。移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而略其餘爾。其書爵者。非貴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徇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宋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起屬籍。徙安成郡。以沈即為安成。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劉及益書法。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讖辭。雖賜使令肯死。不書。蓋亮宋也。至是則書廢書徙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然先賤義康。陳國讖而已。宋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絕屬籍。甚矣。况終殺之子。改其姓之也。言殺其弟。而斥宋主。宋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劉及益書法。言始何。緩辭也。宋以有國祚三十年。於是始能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故書讖之。凡宗廟言始。皆讖慢也。惟此漢初立七廟。非讖辭。丁巳

王幼學集覽測景。報要曰。日光曰景。禮大司徒以上主之。湯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或作影。非。新率。率與律通。律之管也。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蓋吳。姓名。蓋。公蓋反。非道是駕。死非其命。

也。丈人。易師貞丈人。注。為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風俗道曰師貞。丈人非徒取尊老。亦須往行先人也。嵇生琴。魏元平時鍾會詣嵇康於司馬。賜。招遂告之。將利顧視。日暮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按。案霞謂譜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解致。清辨可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廣氏雜說云。韓康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倫某。皆自廣陵散。散古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舟。操法。序羽之類。故潘岳笙賦云。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兼韻會載琴曲。廣陵散在寒字韻。夏侯色。三國魏主。若特字豐等。謀以夏侯。輔政。而誅司馬師。謀泄。下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絕屬籍。不得為宗室親屬名籍。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武帝大原六年。八石斗粟。二郊。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北郊登歌。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登歌。歌所以誅德。或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則禮記則圖云。太師登歌。今歷擊。附鄭玄云。附形如鼓。

永樂大典卷之二十三言十六

五

以年為之。著之以標。

成。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服。魏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欲渡渭南。備渭而西。崔浩曰。大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持。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志。未至。有傷者。從南道。則吳人北山。俾木可平也。魏主不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以為吳聲援。尹起羊發明。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吾日討。其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烏有遣兵助反虜。而可威服敵。人者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耶。呼。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援。罪援者也。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拜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主是自請從軍。和之遣國區乘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二七六

之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魏主與在洛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浩等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安。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以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索誅閻寺沙門。聞其財產大得。醜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其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若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不行。禮樂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宜。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死者好佛。薄屢諫不聽。乃後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臣復先。或收藏書像。唯堪廟無復子遺。尹起草發明。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背之者。至魏主。意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係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終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紀父子。滅人倫。毀形

永樂大典卷二二二七六

書

體。游于游食。以托盡于民。至於威森萬族。浮汙雜糅。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為大宜。過哉。後之欲效。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劉及五書法。誅者何罪辭也。罪者女佛者耳。境內沙門。豈皆有是罪乎。從夷教。滅人倫。以為四民之蠹。其為罪也大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是牛氏成齊辛酉。佛教書廢三。是牛陳甲午周。廢佛道教。唐會昌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然皆不數年而復起。七年。周六年。唐不一。雖至沙汰僧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歎哉。魏以侵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在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知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邱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密謀許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司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直征伐之謀。儒士謀和親之約。今若欲遠蹤衛實。自非大田津。河內賈青徐。使民有無。儲野有積。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志。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使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部。非耕牧之地。

攻堅望清野。以狹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去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令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境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故其糧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設險。足抗群虜。三曰。募犂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犂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圍。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伐。凡戰士二千。隨所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鉅利內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多鋒利。賊民不得少。官以漸克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巨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師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替。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尹起羊發明。自南北分統。彼是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潛師入境。果何為哉。當人言後。蓋阻之也。魏上邽東城。及州兵討平之。魏金城邊國。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按上邽東城。及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見及休官屠。奉數萬人。皆起兵應國。會敕文擊。因斬之。餘衆皆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

至。會秦城走。敕文先驅重於外。嚴兵守。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誠知無生路。效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音路者。赦之。會秦遂潰。追討平之。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率族臣。將宋人。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其裝被。前使無階。宗慈曰。吾聞外國有所子。威服百戰。乃製其形。與象相拒。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慈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掛蕭然。夏六月朔日會。魏築塞園。魏發司。出定其十萬人。築塞上塞。園起上谷。而王河。廣縱千里。宋築北陲。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劉友益書法。魏人侵宋。魏上邽東城。及州兵討平之。宋師克林邑。六月朔日會。魏築塞園。宋築北陲。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書重天力也。終綱日書作陲。立湖一。起山。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永平十二。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咸後秦。坦兄弟從。適江。時江東上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信。復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全日彈。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波不。便

以信是賜陽。說曰：瑯州人。身為牧園。于宋主然然。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侯
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侯又斬之。蓋吳屯百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
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
風俗豪俠。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殺之。然得十
萬之奉。以進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
矣。諸將咸曰：得賊不誅。而更遣之。若其不送。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
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列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咸怒。
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
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
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
既至。命以成賂。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印帳下住見之。超設備
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遣數力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後
將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賊
傷十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大官。劉友益書法。秋七月。宋
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侯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
侯又斬之。書又斬之。蓋吳侯矣。吐谷渾復還故土。劉友益書法。吐谷渾復

永樂大典卷之萬二千六百六

還故土。

王幼學集覽尾不能掉。王傳。尾大不掉。注掉。搖也。使吊反。林邑。注見
漢後主建興四年窟室婦女。穴地為室。以匿婦女。又窟室。注見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後漢荒蕪。東漢明帝也。迷禮曰。明帝問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始遣使之。天竺來其遺。得其書。及沙門以還。九服。禮夏官職方氏
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
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邊
四千五百里。四面相界一萬里。謂之服者。貴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
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者九畿之與九服。若雖異。而制則同。任
鎮。諸郡太守皆領任鎮。或曰太守守土而已。任鎮者。主征伐鎮守者也。
具區。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數曰具區。注大澤曰數。具區在吳南。
高有震澤。成定。蘇氏傳曰。震澤。大湖也。即禮所謂具區。在吳郡西南五
十里。吳郡。今蘇州吳縣也。索隱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
呼韓入漢。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稽侯
緡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殊禮。又光武建武中。八
部大人。共立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館郎饋饌。周禮中。

有解館有積以侍朝聘之客即諸侯末朝所舍之饋餉也。饋客易米曰
饋。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時擊匈奴大覘。注凡晉安帝義熙五年登碑
注見漢武帝天監三年。纂偶暴集而此偶耦牛說文耦廣五寸為代三
伐為耦前漢志。後魏始耦田。以二耦為耦注併兩耦而耦也。可耦子與
耦也。薛前薛也。字與奇。字通並音得。休官屠各。漢武時。匈奴有休屠王
此古休官屠各。案即休屠王之遺種也。休音朽。屠音直。於反。衣櫛蕭然。蕭
然謂蕭條寂寂也。胡政堂曰。衣櫛蕭然。蓋亦全無行囊矣。仕張氏。張
氏注見十六年。儉荒。儉仕行及師古曰。兵人為楚人曰儉。晉陽秋云。吳
人謂中州人曰儉。蕭望之曰。戎狄氣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金日磾
漢武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漢入官輸黃門。奉馬。後拜
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吳反。此輩人
古今無此等好人。

丁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貞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魏師之先
牧犍也。沮渠牧犍使人所關所厚。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
牧犍昔者乘。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
物。魏主大怒。賜沮渠牧犍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獲與故臣民交通

木集大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七

謀反者。乃招賜死。劉天益書法。魏殺魏定書。故夏主牧犍。故涼王之
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胡日之華削嚴
夫宋鑄大錢。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取銅造鑄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求具之典。以估貨
為本。子存交易。宜錢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
况復以一當兩。徒索虛價者。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猶增其
困。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
康之敗。遂無酒不事。以至成疾而終。冬十月。宋胡誕世。魏豫章反。討平
之。胡着之子誕世。魏豫章太守。誕即反。欲來前彭城王叔康為主。前交州
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還豫章。擊斬之。楊文德。魏後盧五郡。氏皆應之。

王幼學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石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貝。海介蟲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則有泉。王恭發貝行錢。漢食貨志。大貝。孔貝。玄貝。小貝。
不成貝。凡五種。

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貞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
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魏山東鐵。罷園役者。宋吏部尚書庾炳之
有罪免。炳之性強急。粗淡。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〇六

德保其極。乃免其官。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
謨上言。彭城要無水陸。請以且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宋罷大錢。當兩大
錢。計之。雖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秋。般悅國遣使如魏。西域般悅國去平
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咸慶。魏擊
焉耆龜茲。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己未。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不主欲經略中原。群臣多獻策以迎
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
瘠。意御史中丞朱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趨魏。檢玉成宗。臣達十載之會。願上
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又武忠配
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魏主伐柔然大獲。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
出東道。略陽上賜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
堽堅守。相持數日。突厥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
解圍而去。那連之九日。夜。突厥益懼。棄輜重。騎皆陸領。連連。那收其輜重。
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獨兒拔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棄弱屏
跡。不敢犯魏塞。冬。宋雍州蠻反。乃比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

永樂大典卷二二三〇六

天

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
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熟。積穀重。不
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令諸軍斬木
築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王幼學集覽有封狼居須意。今我述起北伐之意也。須通作胥。狼居胥。
匈奴中山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
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北泰山
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北泰山下小山。除地以祭地。
報地之功。故曰禪。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錙。或曰石
泥金純封之。甲璽也。五經通義。言易姓而王。故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
行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
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